

寸心草

袁 鷹



寸 心 草

袁 鹰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80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3 字数 90,000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5,300 册

书号: 10100·766 定价: 0.60 元

责任编辑 陈咏华

寸心草

艾青題

目 录

严寒日子里的歌吟

影.....	1
送行.....	2
朗诵给上海听.....	6
心—— 炸弹(传单诗).....	13
再出发	14
信号.....	15
小官庄上	16
天坍的时候	22

献给江河大地的诗情

青色的城	24
骆驼.....	26
鞍山印象(五首)	27
漓江(五首).....	32
江水多情	32
浓碧	33
夜泊	33
西郎山	34
老榕树爷爷	35

献给共青团员的歌.....	37
过十二峰	43
初谒井冈山	44
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树苗.....	53
当人们熟睡的时候.....	54
归梦.....	55
洪湖曲.....	57
彩色的吐鲁番	59
赤子之心.....	60

飞向天涯海角的心声

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	62
七弦琴.....	66
巴基斯坦诗笺(十首)	69
海螺	69
夜宴	69
期待	70
镜宫	71
诗会	72
泉边	73
足音	74
神鹰	74
宝镜	75
赠刀	77
孟加拉诗情(七首)	78
水乡	78
春苗	78

晨雨	79
江上	80
小舟	81
叮咛	81
海港	82

给少先队员讲的故事

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	84
草原小姐妹	91
打不烂的少先队	99

小跋	155
----------	-----

影

寂寂的寒夜，
空空的陋室，
有你，只有你
始终守在我身旁，
驱走孤独和冷清。

黄昏时你悄然来到，
我知道，只要熄了灯，
你就会离我而去，
再也不见踪影。
可是我等着，盼着
你会同明天一起来临。

一九四四年冬夜，上海

送 行

念去去千里烟波，

暮霭沉沉楚天阔。

——柳永：《雨霖铃》

你走了，
背一肩行李
那么沉重，
就如背着历史的命运。
留在我小屋里的，
是一枝箫
一枝旧笔。
那是，你说
作为同住一年的纪念的。

你走了，
从此，它们
将是我的伴侣。
用那枝箫
吹出愤怒和思念，
用那枝笔
写下血泪和控诉。

你走了，
面对着远方
冉冉升起的朝阳，
把黑影留在后边。
于是，
留在你后边的我，
就有了
更多一份幽黯。

你走了，
好好地赶上路，
别担心
你的小兄弟身体羸弱，
还能够
挨得住冻饿，
抵得住风霜，
想着你，
我就会熬过那
漫长的寒夜。

你走了，
旅途上会记住
这里伙伴们的脸，
和那些
受着重重损害的心。
记住他们

记住他们吧，
那会使你的
心头更加温暖，
脚步也更加坚定。

你走了，
临行，你这么说：
“不久，
我会再来的！”
说完，你就昂然地
迈开步子。
我知道，
我们都知道，
你，一定会再来，
而且
不会太遥远！

你走了，
哪一天，哪一天
你会回来呢？
哦，是的，
你是背着春天前的寒冷
暂时地
离开我们的，
是不是
要等到那一天，

当大地开遍了鲜花，
你就会
踏着健壮的步伐，
和歌，和笑声
一起重回到这儿来？

你走了，
让我们再见在欢愉里！
握着粗糙的大手，
把彼此的肩膀
抱得紧紧，
摇得发疼。
同时喊出：
“回来了，
到底回来了！”
于是，再一起
安排崭新的日子……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
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的日子

朗诵给上海听

一

我站在高楼顶上——
这是十多层的大厦，
听不到车马声喧。
上海，你变得这般宁静、安详。
(虽然这只是一个表面)
你象疲惫了的病妇，
横躺着，四肢伸展。
黑黝黝的屋脊，
一片连着一片。
华懋大厦、汇丰银行
国际饭店、百老汇
竖立着几把尖刀，
刀刃上寒光闪闪。

我站在高楼顶上，
凝望你，上海母亲。
千言万语奔上心头，
我从哪里说起呢？
原谅你的儿子吧，

我朗诵的不是诗篇，
它是我忧伤的泪水，
暴突的血管和跳动的心弦。

二

上海，
我曾走在南京路北四川路上，
行人嘈杂，熙熙攘攘。
犹如一群鱼，大大小小的鱼，
在混浊的泥河里游荡。
是的，这真是一条条泥河，
分不清苦味咸味。
嚣嚣车马是流不完的河水，
橱窗，收音机和活动戏法，
象水草吸住一堆堆泡沫。

插着星条旗的吉普车，
横冲直撞，肆无忌惮。
穿着卡其军服的碧眼儿，
向人力车夫乱扔酒瓶，
搂着出卖色笑的女子，
风驰而过，高声怪喊。
上海母亲在遭受蹂躏啊，
遍体鳞伤，不得动弹。

是的，我看见，上海

美国货象一股洪水，
一股充满霉菌的毒汁，
渗进你每一个细胞。
衬衫、雨衣、皮鞋，
罐头、口香糖、牙膏……
从大街的这端到那端
一摊接着一摊，
一柜连着一柜，
吸住了行人凝滞的眼神，
好奇，憎恨，也有烦恼。

墙上，皇皇征兵布告，
五颜六色的标语，
让围观的人群胆战心惊。
还贴着没有销路的报纸，
全是谎话、邪恶和战争。
墙下，杂货摊主愁眉苦脸，
一肚子心事抬眼望街心。
自从美国货象潮水涌来，
地摊上就少有顾客光临。

大减价布招随风飘荡，
吹吹打打依旧满目凄凉。
再减价谁又买得起哟？
什么都涨，只有薪水不涨。
店里店外，人们默默相对，

神色永远是困惑和凄惶。
黄昏，卖晚报的孩子奔过来，
急促的声调更增添几分紧张：
“阿要看打仗的消息？”
“阿要看美钞狂涨？”
街头的人群开始活跃起来，
仿佛从那几行铅字里，
能找到一丝两丝希望。

三

上海，我曾住过你那
挤满了住户的曹家渡、五角场里，
菜皮，香烟头，粪便抛满一地，
垃圾箱上全是绿头苍蝇。
在那中间，
日日夜夜流动着，
为了活命不停脚的人群。
清晨，带着忧愁和希望出去，
夜晚，带着忧愁和失望踏进家门。
在五支光电灯的小屋里，
一家五口，又罩上一层愁云。

小菜场上，青菜又涨了三百元，
引起主妇们半天的牢骚。
这里是吵嘴，打骂，喧嚷，
那边是诉苦，争论，哀告……

丈夫、儿子被抓去当壮丁，
八个月不知死活，
白发的亲娘夜夜在梦里念叨。
里里外外，楼上楼下，
前客堂，亭子间，灶披间，
能有几声欢笑？
谁来回答：
“吃了八年苦，受了八年罪，
为什么没有好日子，
老百姓还在受煎熬？”

四

上海，我也曾走过浦东、闸北，
从徐家汇、提篮桥到杨树浦，
在吐着浓烟的大烟囱后边，
我看见过工人的家。
一家人挤在阁楼上，
在木板房、芦席棚里，
浇着汗水，苦苦挣扎。
孩子，生下来就扔在路边，
或者，由他在垃圾堆上长大。
每个房间里，没有阳光，
只有闷人的死老鼠的气味，
荒场上，一只饥饿的野狗，
啃着蒲包里的婴尸，
血污染红了它的尖牙。

这里，生命在枯萎，死亡，
这里，生命也在成长，壮大；
这里，污浊的河水在蠕动，
这里，湍急的清泉在冲刷。……
投机市场里，
一群黄金魔的手指，
扭捏着老百姓的性命，
让柴米油盐一霎时又涨了价；
而在这小巷深处，
暗夜里攥紧了拳头，
让仇恨的种籽在心里发芽。
“唉，这种日脚要挨到啥辰光？”
“不，总有一天，地要变，天要塌！”

五

我站在高楼顶上，
这是十多层的大厦，
听不到车马声喧。
上海母亲，
我听到你的叹息，你的呻吟，
我看到你的血脉在奔流，
新陈代谢，新人在诞生。
你有屈膝受辱的岁月，
你也有挺胸歌唱的历史，
你自己浓白的乳汁，
哺育过多少英雄的女儿！